



集

文

自十一
至十二

服部文庫

117

724

6



417
724
6

徂徠集卷之十一

物茂卿著

序七首

贈管童子序

享保甲辰秋七月。管童子年十三。以試賦詩讀未見書。特賜稟奉二百石。奉朝請。以從諸博士之列。當其時。都下聞者莫不驚嘆。嗟異。奔走以相傳誦。嘖嘖謂爲百年來希覲盛事也。童子家大人爲監官李陰先生。童子生而雋異。靈慧。迺弗屑爲軒岐家之言。鬼

獵經史。諷詠菁華。迺又弗屑爲黃備氏之讀。先生爲謀其所問業。則曰。吾其奚師。已乎。其赤城邪。時予尚在赤城。赤城者。謂予也。於是乎來見予。予一見以識其爲渥洼駒哉。予廬相距頗遙。而童子尚幼。弗勝衣。弗能蹙躡乎道塗。婁來見予。則俾大宰德夫往視其業。德夫倡以華音。則童子愈益孜孜。弗已。慨然自謂彼中人也。居亾何迺有今。命云。是日先生置酒高會。吾黨諸子悉集。童子爲主。酒酣。諸子各有贈言。予曰。麟鳳龜龍瑞芝朱草者。王者之祥也。王者之德隆盛。和氣洋溢乎兩間。浮遊乎宇宙。網緼化醇。所蒸

以生。故不恒有焉。惟人亦然。韓彭絳灌雲興于楚漢之際。而文景之世。賈誼司馬遷相如枚乘嚴助。虞丘壽王之徒。繼踵比肩以出。是寧特其性異稟然哉。亦時乎有以化之也。惟吾神祖既定海內。偃武修文。夙收羅山于西畿。煦濡以成其學。終爲一代儒宗。然是時戰國之習未盡除。以故京洛獨稱人文淵藪。而十數年來。操槩之士。迺益彬蔚于東都。豈非輦轂之下。首善之地。風教所自。愈久愈盛乎。故知列聖相承。累洽重熙。百年之久。所陶育以鼓鑄。莫蕭槪樸之化於斯。爲盛則譽髦之英。亦人之麟鳳龜龍瑞芝朱

草哉。夫至和所翔。靡遠弗屆。靡幽弗徹。窮陬下邑。于何弗有。而童子躬生於朝紳之家。違天尺五。鶴唳蚤聞。好爵縻之。榮亦大矣哉。雖然。國家設制。崇高豐大。比隆二代。予跽伏侯邸之末。側聞除目之所遷轉。增秩萬石。晉爵大夫。率無虛歲。而都人耳目所狃玩。惕爲常恬。且不駭。迺今童子之所爲榮。博士賤矣。二百石微矣。而其驚嘆嗟異。奔走弗已。嘖嘖以相傳誦者。獨何哉。蓋聖德方明。昭曠日躋。勵精爲治。迺舉百年之曠典。破時俗之拘攣。俾海內之民。由是曉然以知。上攸好學。而歲時條令。所勸督。非文具也。其

效已見於今日者如此。則過此以往。仁聲迺乎民應如響。何翅一童子之榮哉。吾儕陪臣。亦爲斯文慶之。若夫童子遠惟。列朝培育之化。有以使之近。惟當今拔擢之恩。有以榮之。益懋其德。追躅林公。以供國家異日之用者。是家人父子相勉勵之意。先生在焉。何埃予言。言畢。童子蹶然興而離席。以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大恩之不私哉。小子雖不敏。其不愈益自奮思。所以對敷。上之德意乎。因請而俛書。

贈于季子序

予倡古文辭于關。以東者十年。海內喁然。鄉風豪傑

之士往往裏糧以至者。西薄大海之濱而京洛獨寥寥。亾聞焉。人或怪之。予曰。豈亾乎哉。少須之。夫洛者。共主之所居也。王室更千歲。弗絕如綫。是寧一政邪。及至保平之際。典章文物。蓋變更殆盡。建武之後。霸王據之。夫操卓所奉。其亦自爲也。豈有意共哉。故飾弓馬以爲禮節。猿舞以爲樂。一切武斷。號令四海。豈復有意文哉。然君臣之義。亾解于中。則借禪以解之。王者之名。壓其所奉。則援中華以爲重。是鎌倉氏之所謀未遂。而北條氏之託以自恣也。於是禪盛而聖人之道廢。終有所困於辭命。則以僧爲行人。自斯之

後。叢林掌翰墨以爲職。而儒者之業掃地者二百年。國初縫掖之徒。皆其噍類。髡形未化。夫禪繇宋元。則風之所自。可以知已。且洛王臣之外。唯工賈居之人。無恒祿。唯未是逐。織罽之俗。周人惟肖。卽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開肆。百千成群。日弗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其孰能握觚仰頭視屋梁。曠日彌久。以竅其從神化來者哉。故雖有聰雋若仁齋。猶率乎其所習者。洛之所以陋是已。且洛之所爲重者。共主邪。王臣執周禮。于秦火之餘。以欺海內。而名姬靡曼。百貨纖巧之所出。與其山川之韶秀。語

言之都雅。是亦洛人之所誇習。以爲意所見。既卑不復思其外。乃其所以難變爲尔。雖然。睿宥嵯峨之顛。豈亦莫有上古之蘖者邪。風之所被。豈吾力哉。昇平之澤。如雨如露。必有茁然以生者。少須之。居亾何果。有于季子者。履躋來謁。自謂其家隸船司空。仲季讀書蓬窓下。不與洛儒相識。面十年。而似有得焉者。是以不遠千里。特以相質。予已受其質。館定。俾解其業。則上古之蘖。旣生。以成枝葉者也。吾黨之士。皆相謂賈生復生于洛。吾黨服子遷。文章稱具體。實洛產也。幼而來東。不習其俗。近聞頗喟然。有歸與之嘆。異日

子遷講道洛水之溼。而于生仲季左右之。則其庶乎。海內道路之所均。四方士輻湊以集其里。風之所被。豈吾關以東之比哉。是吾所望也。于生以仲疾且歸。故書而付之。以風洛人。

贈慧寂序

先王之道廢。而民失其生者久矣。今之釋氏。豈皆爲其道乎。爲其生也。葬于斯。祭于斯。又從而祈禳禱祝于斯。亦民之藉以爲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釋氏之終不可廢乎世也。夫生者上之所制也。上不制生。而民各趣其攸利。疇能遏焉。是尚可言也。其先人所

行後集 卷之十一 五
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疇能易爲。故今之爲治者。迺因民之攸爲生而生焉。雖非先王之舊。亦可謂之不失先王之心也。已。韓愈而下。世薦紳先生。率多惡釋氏矣。迺忘先王之道。而惡彼之類已者也。夫世薦紳先生。語性語心。皆資之釋氏之道。而反惡其類已。不亦謬乎。夫語性語心。吾所傳先王之道所無也。且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釋氏則無之。豈爲類已乎。所類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已。夫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巫祝有之。先王之所不廢也。先王之所不廢而已。則惡之。故世薦紳先生之惡釋氏者。亦百工爲生。

爭其糈者類已。豈不鄙乎。且世之爲政者。不知讀書。釋氏迺由其貝多之文。而旁及之者。往往有之。世微釋氏。吾東方之人。終且寥寥邪。則世薦紳先生亦莫有所肄其業也。故予不佞。則爲其類已。而亦頗愛焉。乎爾。是以釋氏之徒。游予門者衆矣。越慧巖。肥玄海。其尤也。有慧寂者。亦好讀書。修文章之業。其志蓋嚶嚶如也。其人承親鸞。釋氏之別部也。鄉所謂其先人所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者也。有家人之樂。擊鮮之娛。是其類已者。亦爲不尠矣。是歲春。將游京師。乞予文。故書此以畀之。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秀緯之學成也。迺以醫受祿大垣。客咸訾方技可以行道乎。所仕非所學。失出處之義也。茂卿曰不然也。蓋古之時。吾邦先王遵唐制。郡縣其海內。修賓興之禮。禮其士。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處則編戶之氓。籍其鄉。歲時何戈矛。更戍於京師。庶人之役也。於是乎出處之道。比諸古焉。暨乎鹿鳴之歌。廢武人世其官。而民始尚族焉。鎌倉而降。文族益腴。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徧海內也。問其職。環衛騶從。束諸隊伍。猶故焉。勝國之際。封建之勢成。士又稍稍離其

土。列處一城之中。迺始制產以祿。不復事耒耜。兵農遂分。其爲君子者益定矣。然問其職。亦猶故焉。當今之時。朝廷以兵賦差諸侯。而諸侯之士。無大小悉屬諸隊伍。必擢顯職。而後始可謂之仕。而行其道者已。故以古視今。兵農雖分乎。仕而有祿。均之庶人也。故今之仕。猶不仕。其受祿。猶受廩也。苟失其祿。迺莫有一廛之地。以比五畝。豈得謂之處乎。必仕而後有處也。昔孟子謂晉天下之仕國。亦豈若今斯其急乎。夫秀緯之失其廩者久矣。古猶言之。親老家貧。不擇祿以仕。是故委吏司職。仲尼以之。況於今世乎。且所

仕非所學者非邪。則相牛之經。豈仲尼所嘗學乎。且
 巫咸之賢。殷之名臣也。假使秀緯異日得於其君。擢
 諸隊伍。以行道於其國乎。則方技豈為累其道哉。故
 語出處之道。而不論其世。何悖也。客唯唯而退。則會
 秀緯之將發而來訣也。茂卿稱觴以屬之曰。夫海內
 之粟。莫美於大垣。而醴之泉。可以養其老。子遊亦樂
 哉。季緯之喜。益形乎色焉。秀緯與予同姓。系大連。故
 以其字氏云。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土伯曄者。豐人也。豐諸侯國。小笠氏最大。而小笠氏
 迨伯曄世。尚有東西二侯。土家所籍。蓋東侯云。會東
 侯薨。亾嗣國當除。朝廷迺以其先世嘗有功。鼎革
 際。立其疏屬子弟。以奉其祀。僅得比於附庸之微焉。
 於是乎國益朘削。不得畜其舊臣世族之家也。伯曄
 辭其家大人來東都學鑿。冀有以給水菽之奉哉。比
 成聘。為延陵上客。夫輦轂下工鑿者。故嘗有素封之
 稱。苟飾其術。售焉。五侯之饋。可鯖也。尚何所病。家大
 人之養哉。伯曄顧迺為上客。延陵。延陵在豐之南。道
 涂所經。繇則歲時。扈侯家述職。庶可以便道歸子舍
 中。得家大人旬日歡者。是其志為爾。伯曄既已在延

行後集 卷之十一
陵邸中。暇則愈益自奮讀書。旁通它經史百氏之言。因肆力於文章。彪如也。迨與服。生平從游相友善。時時迺偕。一生者來見予。予故識其非重糈。食於伎人也。益異之。居亾何。辭延陵。就豐西侯聘。伯曄曰。而今而後。吾得事吾親于吾家哉。鄉之置吾親道路旁。每來往。暫奉其顏色。以爲得計者。何艱也。且延陵侯猶待年。其邸不就封。而吾親其待邪。亦何問祿之崇。廩遂委質焉。人或病其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施。猶且攝鑿仕也。是雒儒氏之論已。予則謂不然。夫先王之道。大亾對。而孟軻氏以說于諸侯也。與楊墨爭焉。程

朱氏揭心性以行天下也。與佛老爭焉。之二者皆自小者也。小斯有對。有對斯妒。妒斯爭。亦何陋也。然未聞有與鑿爭者。有與鑿爭者。自雒儒氏始。不愈陋乎。夫儒操觚鑿事七劑。皆有司之守也。豈能行道邪。今論者豈謂儒仕爲皆能行其道者邪。則執經講論處者何擇。豈謂揆文辭備顧問邪。則何病攝鑿。唯大邦官事不攝。小邦則攝。固其所也。今士之祿者。皆兵兵而攝。儒人則不非之。迺非夫以鑿攝也。兵與鑿何擇。且伯曄者。爲其親仕者也。迺不於它邦而於豐。豐之東西侯。同其出自。亦皆其先人所嘗服事之邦也。其

地山川相接焉。雞鳴狗吠之聲相聞焉。其風氣詒俗相若焉。其政魯衛焉。其人親戚昏媾朋好聯焉。而其家大人安焉。家大人所安。伯曄安焉。豈病其攝乎。若夫先王之道。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是在君大夫耳。非伯曄之所能爲也。故伯曄之仕。雖不能行先王之道。其邦哉。亦可謂能以先王之道守其身者也。書云。孝乎惟孝。施於有政。則伯曄有之矣。聞者說書以爲伯曄之贈。併解其所知識者之惑。

贈僧正卽如尊者序

僧正澄公。蓋有君子之道四焉。初予在赤城。出門護持之。薨刺目。時或游之。迺得謁公。眎之温恭人也。欣然出其所著述。修多羅業。眎之。予謝未學。則曰。支那之文。非其素業邪。予不得已受之。有所指擿。公愈益欣甚。當今之世。僧之得與王公抗。僧正眎三品高踞士大夫之上。傲以爲常。其腹枵如。乃不虛其心。以飾其智者。往往乎在。予六十之年。閱僧衆矣。其好學而不恥下問。能忘其賢者。唯故知恩了公與公耳。予於是乎知其謙焉。院西有土木事。訊之。復護國寺。寺者院故號也。故院迺在神橋北而燬。官併諸護國而收其地。自後護國得稱。護持而兼其封也。然護國之

名繇是遂。民先僧正慶公。憫其如此。力請于官。以兩之。曰境廣而可割。封之。租富而可造。是不復費官家之地與金。而先朝布金之迹。兩得以存也。官允其請。而慶公化。公繼而奉行之。如其志。五年而竣。公盡籍其土木之羨。以歸之。曰院食院。寺食寺。其所也。予於是乎知其廉焉。及予之移西郊。而聞公稱病辭院。驚問之。先是長谷虛席。乃有由護國躡公而陞之。又問諸從者。公憾邪。曰否也。公幼學于長谷。而自誓必以其所習傳諸長谷。公之所歷名利。而不即隱者。爲是故也。公今已矣。猶尚逡巡不敢去。以徼後榮。

非公志也。公益知命。脫然如釋負。云予於是乎知其勇焉。又請曰長谷智積。其派尚矣。海內諸密寺。各有所繫。而不可得以淆矣。護持本籍長谷。元祿中。陞僧錄正德。乃俾通籍智積。爲錄故也。今停其錄。而猶不專繫長谷者。非也。官兩允其請。夫我躬弗閱。遑恤我後。是凡人之情。爲尔公乃將去。而猶尔蹇蹇。予於是乎知其忠焉。物子曰。謙者未必忠。廉者未必勇。公兼四。可謂能修君子之行者而已。要之視寺如官。視學如家。豈不釋氏之範乎。亦足以範世焉。方今國家治化之效。乃至俾釋氏亦修君子之行。是可紀也。

予既得與公交。迨其去。不容但已。祇其道之未學。故紀此以爲贈。

送罔仲錫徙常序

仲錫業已委質於常。藩越四年。藩徙史局。其國中。仲錫從之徙焉。其同僚頗有引例願留者。仲錫獨否。義形乎色。吾黨士私淑仲錫者。或惜其離群索居。鮮有切磋之益也。物子曰。吁。幸甚哉。而後仲錫其免乎爲都人士邪。夫東都者。天下大都會也。古者虞夏之陋。亾論已周。諸侯八千。雖夥乎。各家其國。十二年一述職。竣事則還。其間聘問之如織。未聞淹乎周焉者。故

宗周成周。自今觀之。亦曰王畿之都已。秦郡縣天下。而百官之祿。以萬石爲上。唐宋益賒。比古稍食。明則月石輦轂之下。是何以爲富乎。亦惟萬貨輻湊。五民之空集。乃陸運難哉。以此言之。書籍所紀載。其言雖泰乎。長安洛陽。南北京。可以知已。是何若吾東都之富。諸侯所家焉。今諸侯之祿。大踰百萬。而小萬石。以百數。五等之制。亦備哉。其士以春秋從之來代者。歲數十萬。各收租其國邑。而揮金東都之市。昇平成奢。靡麗日上。六十之州。不瀕海者。僅十。舟颿如蜚。萬里須臾。海內之貨。何物弗東。此民之易爲生。未有甚於

是者也。故日本雖小，東都雖偏，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豈惟吾海內云乎哉？關中平原千里，地無限隔，民居之靡制，歲除田作，塵者以千數，雞鳴狗吠之聲，今既達於數十里外，游惰比屋，姦偽藏中，欺詒攬，無所不至。乃世祿君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禮俗所拘，徒事外觀望之儼如天人，以養其痴，不學無術，事鮮所解，皆為其所謾，揚揚自得，習以弗察，靡然成風。下視上，倣文恬武熙，五穀弗分，四體弗勤，心多肉熱，嬉戲是常。其君子虛憍，其民訾竄，此都人士之俗也。今夫吾東都為天下大都會，周漢唐明所不能

及，則此俗亦古今所無也。秦漢唐明士大夫，雖寧乎，其知亦廣哉。宦學千里，宦游萬里，燕越晉楚，轍迹周天下，艱阻備嘗，風土悉諳，異方山川，秀特之氣，得諸遇而發于文章者，不其然乎？今都人士，匏繫此土，而沉淫此俗，以此讀書求識古今之事，其耳目所未嘗，其何以能識之哉？習培塿以為山，問山不知，習汚注以為水，問水不知。諺曰：夏虫疑冰，以胸臆所無也。余幼從先大夫，遜於南總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諸侯所不國，君子是以弗居。乃田農樵牧，海蠶民之與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二

年矣。當其時。心甚悲。以爲不幸也。然不深都人士之俗。而嫻外州民間之事。以此讀書。所讀皆解。如身親踐。及後遇。赦得還。乃與都人士學者相難。切寡陋之學。或能發一識。時出其右。由是遂竊虛譽乎海內者。南總之力也。段使予有天幸。而生不離都下。何以能尔。亦唯得爲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嘗謂南總沐憲。庸恩者。爲多於潘邸。接見時。爲是故也。仲錫爲余。亾室從子。居亦甚適。自幼時。常往來見讀書。聰明善解事。工詩文。誠非都人士比。然俗之深人。猶如風塵。緇其衣也。豈能皜然白乎。故曰。而今而後。其免乎。况

常者。親藩所國。西山先侯之化在焉。仲錫職史局。藩藏書。稱富海內。是豈我南總時比乎。其地益北多寒。與奧接壤。風氣勁哉。其民慤。其君子慷慨以好義。其俗勝都下遠甚。其山常山峩峩。其水大海洋洋。問山亦知。問水亦知。問諸外州事。民間疾苦。行將悉知。以此讀書。何書弗解。異日德器之成。其必稱天下士。亦豈我比。故吾謂仲錫此行幸甚。仲錫聞之喜曰。始孝先之勇行。以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也。已。今聞先生之言。乃於心有洒然焉者。遂書以爲贈。

之。妄爲不幸。是故天子爲諸侯禍也。大夫爲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槩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爲福。單瓢之貧。輿僮之賤。權蟬之夭。爲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不知己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澤量。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邪。或以見殺爲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爲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

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爲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己也。不知時者。執己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乎命分之外。

五行論

萬物之生。勢矣乎其不可悉已。惟聖人有能總其凡也。迺建之號曰五行。五行者五形也。大行之山焉乎。爾古之文假焉乎。爾夫形殊焉。性殊焉。材殊焉。曲直

從革一上一下。稼穡以生。植物之屬。或化乎人者。穀乎。聖人制而用之。其取材乎天地之間。猶若取諸其府庫乎。以利民用。以厚民生。然後可以正民德。故謂之六府。帝禹之所道。伯益之所烈。稷之所種。藝。倕共工之所用。其巧。斲磬。陶。范。莫非是物矣。是先王以美利利天下。舍是莫能爲。而民至于今。有賴焉。五行之材。與用弘矣哉。九疇所叙。亦由是耳。若夫禮樂之制。文物軌度。建諸天地。象諸三辰。四時五方。六合七政。儼如在其左右。八風所旋。九土所隄。日月躔次。儀而則之。神明其惠。照臨於民。所以奉天道。降宗廟。昭諸

天下也。夫道之所生。從而文之。惟吾所取。虞夏商周。或因或否。亦惟吾所取。是何必五哉。裁而宜之。亦豈若五物恒其性哉。周衰。有道之士。獨淑其身。不任邦國之政。誦說遺文。傳之其徒。末流之弊。學而不試。咸輔頰舌。語聖語天。眇論是務。大道遂裂。嘵嘵相軋。不可勝。則旁采小道。緣飾其說者。有之。迺若孟軻造五常。鄒衍推五勝。董生占災祥。劉向傳洪範。皆推五者之類。至於義之盡也。雖有可觀。致遠則泥。豈先王經國之大道哉。昔在邃古。神農教醫。黃帝作甲子。雖神聖所爲。小道哉。之一術者。探頤鈎隱。察未形。覘未見。

以識死生休咎之故。稽諸星土物類。徵之聲色臭味。皆用五爲紀。鑿鑿乎若可據者。迺其術所自爲已。豈天地之氣若是其整乎哉。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左丘明述良醫之言曰。寒暑曰風雨。曰晦明。三而兩之。有味乎其言之也。戰國而上。雖小道猶有若是者爾。夫孟軻以禮爲性德。而樂獨可遺乎。以信而孝弟與忠非其倫乎。故五常之非往舊者審矣。鑽木取火。灰炭奚化。地道敏樹。河源崑崙。車薪勺水。生勝靡常。故鄒衍之誕彰矣。洪範之占。唯傳三疇。它若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其

謂之何。故子政之說固矣。今學士大夫尚且斤斤乎守其說弗替者。以宋儒故爾。夫宋儒不能信古。敏以求之。迺驚然以謂我獲聖人之心也。聖人可爲也。於是侈談性命。開闢天地。聰明熒俗。利口亂道。動輒曰五行五行。其不知擇小道者亦意用智研於深故也。後世迺尊信其人。過於先王孔子。奉其言如律令。不亦惑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又曰。益有不知而妄作者。其諸儒之謂乎。故予論諸儒五行之非古五行。

記事三首

記松浦鹽冶飮浦事

峽史氏曰。甚矣哉。女色之爲禍也。而建武鼎革之際。莫慘焉。大氏平安之地。山水麗秀。往往乎生尤物矣。迺自桓皇奠都之後。數百十年。維民所止。公卿鉅室。世官世祿。莫有不家平安者。而富貴之娛。聲色爲最。生女之願。人人而有之。閨閣所習。姆師所誨。靡曼妖冶。殫思窮巧。遂能家出嬙施。人擁姬姜。延天而降。平安麗人之盛。清紫亦深。諸女史所記載。可槩見焉。然猶尚文柔爲政。風流成習。微言佚行。何所不有。而爭奪之迹。寥然乎未聞者。是其時與俗爲然也。方此時。

州郡控弦之士。不無好色之人。其歲時祇役上國。執戟負弩。宿直禁闈。將相之府。或道路所目。亦豈無心歆而肉飛者。迺我謂之神仙之人。而彼視猶臧獲焉。分素定也。以故武人偶有所獲。以爲得寶者。乃唯閭里之選。不過桃葉莫愁之倫耳。間或一二桀驁。若義仲。義經者。稍有所漁。侵則衆咸驚譟。咎之。是豈東人獨操乎其廉耻。亦積威之漸使然也。及有相氏二廢天皇。而武之人。乃傲然自恣。加以胡僧倡禪。鑿其混沌。眇封以壞。風氣大變。而上古敦慤之俗。幾乎斯矣。於是乎始有覬覦于禁鬻者。蓋醍皇之西狩。則高

時流皇子土之烟。秦武文從焉。皇子思其妃弗措守者。憫焉。使逯則使武文逯。武文還平安。覓之不得其所。物色於西山。識琵琶聲以得之。奉以行。達于攝尼崎。舍于逆旅主人。會筑人松浦者。阻風舍其鄰也。見而說曰。仙虜謫虜不者。吾何得與仙耦。是不可失矣。夜率兵劫之。武文武稱其名矣。不可當。乃火其鄰。武文窘。負妃以出。扇舟于斥以逃也。不幸而松浦之舟來不知而屬焉。走還取其物。逆旅之舍已灰。又走覓舟。則已發矣。又扇之大。嘯爲弗聽以去。遙而聞。鬨笑之聲。武文喻而怒。弗可爲也。罵曰。吾死必爲厲。立而

剗其腹以死。舟過鳴渡。颺而厲見。松浦懼。使人送妃于淡之島。武文之厲至于今。化爲蟹。猶在云。亡何有相氏誅。醜皇還都。而皇子終得與妃處。嚮者當松浦。獲妃大喜。時妃則見以爲賤人矣。是以弗從此一時也。已。醜皇急恢復。往往以其宮人賜諸將。則良賤之耦。稍稍習以爲常。然猶憾矣。及尊氏作難。而醜皇又幸南山也。尊氏之諸將皆來家平安。貴倨甚。威福由己。其豪富亦曩時公卿鉅室所弗如。而曩時妃嬪夫人及它諸公卿大臣子女。皆流落人間。丐憐於武人之家。諸將旣已生長山東。罕覩是姝麗。嚮以

爲禁鬻弗可近者。一旦而得染指。孰能不大嚼以逞。諸惟人性變於習。則諸姝麗亦稍稍說其壯武也。宣淫弗恥。攘奪于色。蓋未有甚於此時耳。於是乎有鹽冶氏事。廼尊氏之宰高師直。疾而不朝者數日。其人置酒娛之。召瞽歌佐酒。所歌賴政射妖宮中。天子錫以美人。莒蒲事也。聞者笑相謂不請邑而請美人。賴政癡矣。師直方湛於色也。亦輟然曰。窈人子。吾而獲莒蒲邪。數十城何之有。有舊宮媪侍從者。居恒來也。是日亦來。聞之排闥以出。言曰。賴政時天子列美人。使自取其所請。賴政不能擇。是莒蒲未必尤也。莒蒲

而連城邪。使公覩西臺翁主者。將代以海內矣。師直問何似。則曰。方翁主之在弘徽西臺也。諸貴游以名花而喻六宮之人。皆喻而不能喻焉。是花弗如也。問何在。曰。先皇以賜鹽冶氏也。以翁主之美。而椒房之選不啻矣。乃高貞西鄙人。烏言者。得以尚之。豈不惜哉。師直色動。問往邪。曰。往也。老妾自西臺時。旣已得奉其馨。歎心乃謂在西日久。色必衰矣。日賽神以歸。過諾。則豔倍昔焉。師直蹶然起。謂曰。奉夫人之教。疇昔之疾良已。而又獲它疾也。急呼繡衣十。沈香枕。爲媪壽。因逼使其媠媪始之爲戲。至于是焉。則恐而

心貪其賂也。強往微風之亡可邑。師直乃使善書者兼好作柬。且書貽焉。庶可以挑也。翁主執其柬。棄諸庭。師直怒曰。吾素惡書。善書者緩急果何用。遂兼好更使公義者作柬。公義不作柬。代作詩曰。我思美人貽之書。美人弗讀棄庭除。吾拾吾書歸十襲。心謂美人手所觸。翁主見之。悄然者久之。誦襲衣之什以入。乃佛道中誠姦者辭也。媪還報師直喜。獲美人一言。輒大賞公義金錯刀。而又素麤鹵。不識其所誦。謂何也。趣爲美衣服數十。屬媪而益責之。媪計亡所出。妄意使其覩乎。夫新浴未及粧時也。必闌焉。則語師直。

公思未見之人矣。雖辭懇乎。彼詎信之。蓋窺諸師直大喜。與之往。以窺出乎浴也。魂奪乎。猶死之人。弗能起。扶之歸。時值源義助勤王于北陸。而尊氏使諸將往擊之。又使高貞海道襲其後也。將歸國以理其舟楫。而期漸逼矣。師直心益急。愈責媪。弗已。媪計窮以逃。不可踪。師直大怒如喪左右手。而弗可奈之。何。遂讒諸尊氏。事稍稍聞于外也。高貞不得已以叛。竊亡還雲。使其親信護妻子。聞道以從之。追兵及之。其人殺翁主。身殉之以死。師直益怒。遂窮討高貞。以殲諸時曆應二年四月也。厥明年又有飢浦氏事。初菊亭。

公有美人阿才者。豔而佻。師直之族。師秋與之狎。頗昵矣。久之。將就封于勢。欲與俱往。強之留者三日。乃許焉。及期。使其人輿迎之。擁以來。師秋大喜。策馬輒發。偕之行。至于琶湖。而風吹乎簾。颺也。見一老嫗。八十許。偃而無齒者。坐乎輿也。愕而詰。乃爲美人誑矣。師秋自途還。以兵圍菊亭氏之第。以搜焉。亡有也。捕女豎鞠之。則匿於飢浦氏之所也。大怒。欲攻之。飢浦氏者。尊氏之舊勳將也。然懾於師直。遂亡之備。奉源義助以叛。余觀於玄慧所輯事。僅此焉耳。而它可知焉。當是時。尊氏乃有事於四方。以欲收其鷹犬之用。

是以弗問也。及于恭獻之世。宰賴之以禮。率其下。而后此風稍稍戢。君子蓋傷夫尊氏之諸將。若是其暴乎。色猶爾勃焉。以興莫之能遏者。時乎哉。

記昌俊襲義經第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賴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御賴朝執盃。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賴朝已心憚焉。及其奉詔西征也。播南海之役。率皆以寡克衆。冒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我自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腹中。

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邁成而自
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不者。事
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賴朝始
心惡焉。蓋賴朝夙有霸心。而義經爲弗知也。乃獨傾
意結乎朝廷。其在西海。報捷徒寶器。諸所奏請事宜。
莫不稱。上皇旨。叙爵昇殿。寵端見焉。要越示意之
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嘗燕游。多所漁內內。
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諸公卿鉅室。
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繇是寢帖席。而謗從興焉。
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太后蒙童中。

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弗響。應乃私
使昌俊。昌俊者。諾樂惡僧也。它諾樂僧。有閱其隣者。
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土肥實平之所。久而見
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賴朝也。乃薦
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之云。從者九
十七騎。兒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江田弘基者。
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廉得情。告義經。義經
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辨慶亦惡僧。
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召之。盍速來也。昌
俊弗能辭。其人請辨馬。辨慶叱曰。遲矣。抱而上。諸已

馬繫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曰止矣見我公而謝臯何用從者其人不取從既至義經見之曰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諾樂僧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大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焉妄意竣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值公之怒敬謝臯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拂汝必爲大將軍擬我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焉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

召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士留直者僅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既盟矣乃寢靜慧女其心益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二豎往覘弗還益訝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內馬數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闕於牆外靜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鎧麾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開門而迎之靜抽長刀翼之僮紀三太善射昌俊之兵不能入廣綱忠元鬪死諸歸休者稍稍集又會備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

釋戎服。逕造。上皇御所。奏曰。以臣之不做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天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胷者。如林。而植于腋者。僅三矣。辭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正谷。面縛以獻焉。義經罵曰。壯士何盟之爲。昌俊曰。盟者私。襲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扶吾面者。猶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

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今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辭之日。謂之曰。汝亦爲九郎之所爲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月。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西。騎士二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太田豐嶋等兵一千騎。陣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

日義經發大物。值颺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二日。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爲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噍類。於是乎賴朝之霸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奧。依其刺史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奧州平於是乎賴朝之霸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霸。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記義奴市兵衛事

寶永乙酉春二月。有司奉旨。以流人上總州市原縣姊崎邨次郎兵衛之田宅。沒在官者五町七段。還畀其子萬五郎。以邨之無主田六町。授其奴市兵衛。以賞市兵衛也。始次郎兵衛爲邨之里正。元祿乙亥歲。同甲搃兵衛放銃驅野豕於人家竹林中。誤中人之妻。而斃。歲時猛獸在田。官授民以鳥銃。里銃。丁幾名。銃幾門。籍其戶。假其器。唯火硝藥。勿用鉛石。任其驅逐。不得擅殺。著在令甲。齊民遵守。皆所以防亂源。廣慈惠也。而搃兵衛之銃。有子處斬。次郎兵衛身爲里正。不以聞事。覺猶爲弗知。流于豆大島。其田

宅皆沒入。官次郎兵衛父老且羸，子二女六歲，男三歲。既行其妻方產，頗艱，生女而死。奴市兵衛真諸懷抱中，遍丐於里，有乳者乳之，親戚弗顧。三口者，粿然無所依。兒女則呱呱啼，弗已。市兵衛與其妻謀所以養之，售已之女爲人婢，直若干，與其佃人田所受者若干，獲中金八兩，悉出買一小廬，以處。次郎兵衛之父與子女者，奉而事之。若其主在日，益佃它人田，以裒其升合之贏，而饋褐之供。四口者，於是乎無飢寒之患焉。市兵衛猶恐已妻之或育，而朝夕之弗給也，遂不與俱，同床蓐者十有一年矣。次郎兵衛就

罪之日，市兵衛業已詣東都俯伏。官廳請以身代其主之罪，妨崎去東都一百來里，往還可二日程。而市兵衛來請若初者，月必一二次，弗輟。弗措亦十有一年矣。都下店主人稍稍知其所爲，遂弗與舉籌云。嗚呼！細民之多口而無田，悉取米鹽麻布之入于已，筋骨之力，惟日弗給，亦已勤矣。而年必虛六七十之日，而取償于他日之勤，其困苦之所倍何如哉！且夫官家之租不薄，田主之稅愈刻，凡爲佃客者，藜藿弗粒，繼縷露肩，居則苦藁爲坐，動則犁鑿之從，炎畦雪蓑，晨牧宵絢，歲無虛日，日不虛刻，而其可以展布

四肢而償一日之勞者。唯在夢寐半枕之餘耳。大抵人世之所悅。曼聲美色。芬芳甘旨。與其風流繁華之娛。從容逸豫之樂。悉付諸他生天堂之受。而其可以暢舒精神。而取半晷之快者。唯在伉儷一床之上耳。故諺曰。耕夫與耕馬伍。而市兵衛十一年之苦心。此其情之最爲可憐者乎。是歲二月某日。市兵衛又來訴于官者如初。而自矢弗虛。還吏訊其由。次郎兵衛之父。今年八十二。患風二歲。弗差起。卧手足莫已聽。且莫則曰。願一獲見次郎兵衛。則死無憾矣。其哀籲弗忍聽也。且二子者。益長愈慕。日夜悲泣。是烏可

忍視耶。小人無狀。告愬弗勤。以貽斯憾。故敢特冒官威懇請。暫赦次郎兵衛之罪。放還以獲與老父訣。則小人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聳動官廳。旁訊縣里情實。弗爽。事遂聞下之閣。老僉議以爲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是可嘉。其以其主之田宅。賜之市兵衛。教曰。可有司傳旨。市兵衛不肯奉命。乃曰。始之爲主。卒之爲已。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舊主之子。萬五郎事再聞。遂有今命。

